大梁趙與旹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旹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爲有据依丙志謂始萃此書穎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柔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兼容易或急柔滿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柔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

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歷
積歲前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
而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
神之事是矣毋庸及其他矜是取爲而志丁
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勤心口
從事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
爲可笑從而爲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晦
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
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
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脇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
人談此事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
懼未能免此也己志謂昔以麥堅志吾書謂
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
麥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
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
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荼是輯爲庚
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先年
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閒之爲助如此然
平生居閒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次此巨編

相傳益耳未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蘇
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
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殷成式諾皐
記名以容齋隨筆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
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
全取王景文麥堅別志序表以數語叅志謂
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叅編稚子權復
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
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
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
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皐支動支
植尤崛奇采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夏堅之書
編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
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
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叅堅
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

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
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
則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
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奐蓋自知之愛奇
之過一至柔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
載呂覽賓畢聚之夢謂夔堅記夢已慮百餘
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謂神奇詭異之
事無時不有姑即事麥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
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
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鼠鬼淵祇蛇祆牛魅之類何翅累千萬
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
速且敘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
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
皆備附著異事亦頗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
或弗能知故剟剽以為助亦幾乎三之一矣
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輟
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
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閱日膳飲為之失

味步趨為之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桑是迺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如騄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悟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采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摽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宋葉也予既畢奏堅出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樓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錄七書多歷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耳成乖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數十編頗得之卞者徐謙謙謦雙目而審聽殭記客詣其肆與之言悉造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聽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裔邪與愚固不齊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
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秦望自
昭旌忠三景所粹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
并他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
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
室早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
則邊方外雲侶能經鵝顧斯亦可耳至柔著
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
晒猛獲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
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
聖人設教垂世不冇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
然書柔春秋柔易柔詩柔書皆有之而左氏
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
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
失之者如滕彦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
往來柔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
辯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幸
云子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
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明錄中貫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奏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辯奏堅爲皐陶則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亦不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辯王建宮詞多襍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椠者必他人十詩足之故雜混殽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名對西來入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書寢宮娥夢裏驚原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鴛鴦春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桑洪文敷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攜着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鏤采橋頭采牛

宮女穿針夜救賜親色坊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遠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數
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照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吵兩來行步滑兩人攙起隱金釵
蜂鬚蟬翅薄髮鬆髮鬆浮動搔頭似有風千度出
時抛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
著危先斬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翌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沈山麝篡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聲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簟到日中重掠鬢紋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
花箇箇能噇空腹茶飯無事莫教頻入廚一名
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始
武公而下千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爲秦之良臣哀國人之哀之耳夫一君之美德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荊公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柔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白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桑中歟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爲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爲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

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圭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後
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
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柔今浙尺爲八寸四
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
也
歷家以冬至爲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
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
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
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
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
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羹頡侯雖以其母賤釜之
故然按括地志寔有羹頡山在嶓州懷戎縣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矣本引此顏師古注
漢書但云頓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
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弟深考也
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
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
光武封彭寵奴王梁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
建策之類非制也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
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惟吳越有而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
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
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
祭城隍神祈雨文三首它如韓文公之赤鯮
麴信陵之茶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告井
鵠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蘇溯
城隍祠建茶吳赤烏二年商飛蒸容應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昔書黍史則又不獨廟而已
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黍禮之八蜡
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
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郭水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
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祠幾遍天
下　朝家或錫廟額或頒封爵未命者或襲
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黍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
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爲創見以余聞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闡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鶴州則利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祐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
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
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字亦正所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用
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爲蒙
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
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仙
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温
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英烈
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
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興
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

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
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
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得
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
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
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
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
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以
爲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大平
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
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
灌嬰福州江陰以爲周苛眞州六合以爲英
布和州爲范增襄陽之穀城爲蕭何興國軍
爲姚弋仲紹興府爲龐玉寶龐堅四世祖事
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爲焦
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射
晁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瓊居初
州爲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
縣鎮深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
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嵊祀陳長官慶元

昌國祀邑人茹倀三十者不得其名耳目所
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未
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聰祐
溱曰寧德遵義曰慊寧承州則又有靜應義
爵今承爲綏陽縣遵義爲寨皆隸珍州溱播
之地則折而入于南平之境矣嘉祐纂誌載
吳春卿爲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
瓶佛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
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
厲乃封爲霸一作蜀國侯使永爲臨安土地故
塑像爲十餘歲小兒今不知朝像何如而土
地之稱已轉而爲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
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桓彝也
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食黍涇絺與幸
未潼關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父齎文書來
稱新差主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
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邦人
又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
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襲

隱云舅或謂舅猶婦稱姨母舅父亦寄其新
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
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令婦人之拜不異
異柔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
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
語乃謂陝府耕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
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已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鬬鴨欄
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鬬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
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
鬬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
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
楊烈橋觀鬬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
傳祐喜養鬬鴨方未反狸鬬鴨四十餘絕其
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鬬鵝數丰六王
宅與慶池與諸王鬬鵝一鵝爲至五十萬錢是

鷙亦能鬬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蘇文忠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謫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杀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傍人言之益死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暴橫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之柔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爲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業遲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那尚何還
顧桑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
事耳一以爲殺一以爲徙一以爲東方朔一
以爲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問
楷所書他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
方有之至今俗稱爲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雄
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向斬養甚衆賊
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名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
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
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
軍乃見貫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
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名見平仲獨
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又入寇
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
賜金帛許以殊賞于是平仲結曲死士衝營
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
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

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
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入莫
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
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大如
屋朝走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
之閒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年八十
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地
崖塹荊棘其速若奔馬每時爲人作蠅書頗
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
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必詩寄題青城山上
清宮壁閒云造物固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
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
陲天方霾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
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閒有此熊豹姿我亦志
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髮飛步
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
云太尉開河傑飛騰亦過時中原方蕩蕩
計易羞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
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
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
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
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臣
廷尉事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
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
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
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
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謂行
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新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
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
寄祿高者職事官者爲行異者古矣

容齋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
與肯因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
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惟
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固史適乃顥之子固之
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未
考稚稚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寶退錄卷第九

趙與訔 撰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爲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頴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爲執金吾會頴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頴川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
以其爲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
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夸堅戊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
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
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
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鞵瓦
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
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稅抽解城中人作
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桑所焚後闕張
芸叟所著浮休閑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
師火隱晨出之木瑒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
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喪堅指爲裴老者誤
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
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
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
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楊楊遁降光武因
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語之
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

華之語而後古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若
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
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祐聖王大
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洪州
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媚閩
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潭
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他皆無聞蓋東南
城隍之盛多起桑近世此數者亦蒙朝錫
命耳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釃酒勞饗軍士
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
又馮魴赦鄉賊延襃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
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實憲出屯北虜與
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棱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若棱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
代盛時所無有蓋自蘭相如奉璧入秦回
為約降燕為說焚孟嘗君債券防見桀簡牘
至漢為盛棱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

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聲此
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
同語也
世俗笓字當作枇與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後
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
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
簪轂占之轂先說雞子後道甕蝙遂一名
之唯以梳爲枇耳陸雲與兄機書素行視事
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
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比余
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飾也比音頻寐反則
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笓字無所經據博雅箄
箄謂之笓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
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笓類篇笓又毗至
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
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
已有相迫比之義矣夫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閒男子趙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
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
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
兩朝時世相接河閒清河二國壤地相鄰宋
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爲人主
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
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譌誤以爲二
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
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
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
妻前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爲
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娥
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相羊
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賤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奏
劉郃董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蒸子
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論
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
乞改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
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
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儉事亦曰取小
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
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爲
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穉死其妻少寡儀同
主粲納之以爲小妻則不獨見秦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
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
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
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
非志慕得也他如求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妻之奉爲之此二者固惡
之類皆此意

士之所羞也若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
似亦可矣而均之爲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

解去曰孔子罪名醴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
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來事正行
果何所事邪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袒吟去自古稟戎無上策唯憑仁
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事忍
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閒
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
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然固主師問
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甚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與宏父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閒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吏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養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
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柔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柔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羹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賴川地名不羹者彼自
不羹此自羹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
云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
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
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濮雲谷雜記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
劉驎騄並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名公子許
康司馬子威千人而已考之范曼書蓋不止
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名

蓋恩亘榮族人亘元御陳忠爲主其二曰歲
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敎至曾孫
寵傳注引謝承書表術使將張閬陽殺陳
駱俊棄其之弟名不疑越篤太守李表
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
複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
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
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
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
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
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
傳紀事出承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
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
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一
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
兼職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
序明審號爲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
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

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眞本末詳矣殊不爲嘗詳
然太眞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
而太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倏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
恭順皇后冥配焉注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
有而新書不書嘗考注外孫鄭子敬寅注引
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申宗即位追贈燕國
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雖然不始忝
唐通三國志載陳原女早亡時曹孫登存舍
舒未漫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通原之
所以自容忝明公之所以待原者必能苟
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
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與
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於
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已
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祔
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
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拍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 横理開門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
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邪據此則是
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
沖寶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發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
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
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
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
之時人不識以為桑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暘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

長通志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蒲明泰造
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效
爲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者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常
承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
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崔豹古
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
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
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爲此郭蓋親
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
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
爲撥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陽因唐
之太宗而誤爲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
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
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
秋來幾度桃羅幾爲憶相思友却針唐韓陵
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纖
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鬟處映向鏡
勻襯眼霞恨帳望昔逢寒繡慢依稀曾見花

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蕪又一枝其
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
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
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創
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
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
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纂名曰子部
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
苑英華洪文敏序敏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
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冊府元龜文苑英華
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
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眞宗朝二
公之言偶失之
俗閒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荀漢乎漢薛宣曰
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
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
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
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已
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
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
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
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令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羲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羲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羲恭賀以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
之律九寸黍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短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爲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黍近世然黍古有之齊咸
公使鮑叔牙爲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衆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是晚節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
過歟然天寶閒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爲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
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
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
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
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則嘗建事天寶閒也不應猶及太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云蘇州集有
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閨曉拂爐煙
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
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豈天寶閒已
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閒也
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
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驅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惸煢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爲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騁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爲三
衛正天寶閒所爲如是而秉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悉一近世沈明遠作詰始隱槩括應物集及他書爲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爲疑今筆悉此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還長安崔甥貴里及歲日寄弟并苔詩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爲將相而其兄夐高尚不仕號爲逍遥公夐之孫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爲責冑起家之高選顏少遊太學見贈舊識詩當開元天寶閒宿衛仗內親近惟慤行幸畢從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舊隱詩復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舊隱詩復返灃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灃上詩客遊江淮閒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人及李栖筠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別寄弟及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爲屈見示從子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

德宗
舍詩起爲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詩擇勝隱棄善福精
從諸生學問瞻如也見西齋示諸生詩建中二年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見別盧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重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必無事人安樂之見全
士及韓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鄠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鄠之南
盩見歲日寄厔州刺史見登樓詩居二歲
端武詩俄擢江
名至京師貞元三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
州刺史見苔季士冥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婷嬖
甚恩見鄧齋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
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
掖今來替左司寓寺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太和以
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使
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六
爲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
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
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内省無能
敢公舉同幹宪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之
宜爲邦本請授太和年云應物刺鄠時已

六朝四十餘年天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又據應物送鄉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送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閣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中計年九十餘然自敘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十年閒無一篇詩者蓋亦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息柔斯焉

節度掌書記見姓纂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贊應物弟善也明日錄舊藁以見始被領略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進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謂朱絲疏越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閒宿衛仗內為郎刺史榮建中以迄貞元而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

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泰也
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又見泰錄者豈已之
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當不止此以應物
爲終泰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慕慕
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
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
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
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陋耳嗟夫應物崎
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
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泰後世豈偶
然哉濫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
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
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事見
工佳今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
詩因令二樂伎侍寢問記得詩否不能誦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花裏舞霓裳
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
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
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肯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
史爲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寶退錄卷第九 四月初四日據宋本是正

寶退錄卷第十

大梁 趙 與訔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
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
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此說
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爲伯夷之屬
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
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
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
法具矣是美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
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
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殺人之耳目何可誣也
莫儔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
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
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
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
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
士終以和戎爲諱此於翰林莫公所以投閣置
散至衆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欺天乎及
作韓忠武誌則又以爲武穆爲跋扈而與范
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
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卨靖羅彥濟汝楫也
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
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
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
自不相掩張亦末嘗以此爲諱其從子寀作

家傳欲爲文飾者又謂張有學說云釋者庶
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象
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銘
紘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
繼云或者咎公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
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有
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言
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
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
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
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
每以爲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
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
若蘇威者乎此壽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來
世又南軒作宇文閬州邦彥誌謂初君以二
父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
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
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袁以謂
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專成
其材其下者苟從徯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

閒讀書欲自表見者則不屑其世祿顧反以
從進士見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乎
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治官廉平
厚博雅余以進德執能禦之顧區區猶營
爲歉何哉工公之作益又因以立言垂世不
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赦至
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爲江東副漕以言
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與諸
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氏心
傳繫年要錄已有疑黍仲益之言矣蔡伯喈
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
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
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爲第一
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
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爲首
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暮布要路
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
欲以章惇子爲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
擢爲第三昌言新途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

昌之僭昌言爲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
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
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
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百歲持符
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荊巖者頗通
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
梁朝絶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
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涼州節度巖
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
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
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絛
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
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
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
異之一日魯公命取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
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禪將因擅縱降
卒數十被黜配之五嶺南遇是遇異人授以
不死方曾不一瞬閒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
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爲白雲

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閒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以遠也遂歷問唐諸帝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或合或不合又言當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僞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邪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爲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桑及

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也惟桀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盧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桀前其文則省桀舊夫爲文紀事主桀辭達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桀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
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擊匈奴以
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
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
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
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
戎奴爲從平侯比參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又論檀弓
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
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
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筑瑗漢
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
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
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
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過數十
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且如重
露成涓滴稀星作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
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
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
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
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双健
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
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烏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
内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内事至如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
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
如今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是十
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蘇
雀尚多脂鶴鬧雲作警驢臥草埋拳奏句亦
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春
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鏡燈
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
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穲稏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鷓
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
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
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
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兒
桃李春風一樽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至荊公則合格者稍多如帶
動川收潦鞭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鶴遶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
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菜蓴
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乘山粉黛
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今
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閒即是一句能
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
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
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眾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
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己桂椒樽艫楓柱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夏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閒與客散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三年必用南圭爲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

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
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
之先者也與當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
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
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一
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
愛吟詩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秦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離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以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既得逢眞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爲良太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罪
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邦不叛蕭何惑
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
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眞垂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荀

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
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
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
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
長爲列土侯

首卷書王評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录此
庶眞贋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
月開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
眞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
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鍾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籠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谷行
幸處黃金閤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
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
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處滿提紅豔立春風廚船進

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
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蒸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木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盞簟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斷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
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
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監遥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乘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宴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遥舉袖傳聲先
喚近臣來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勲臣試打
球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抛鞚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内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把鞍橋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宮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内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内人追逐采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盤船相鬬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畫船飛別浦中旋
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都不應
含羞走過御床前

此五行鈔補

以下宋本缺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
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
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
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
域志爲詳嘗最一歲所貢凡爲金二十四兩

登一十兩利五兩　金饒各十兩嘉六
萬象融各三兩　麩金五十五兩
兩翕聿簡資各五　兩衡昌龍各三兩銀四百五兩桂陽桂各五十兩鄂岳
三十兩鄧賀封端新康南恩梅容聆梧藤
潯貴柳宜橫白廣邊昌化各一十兩賓化
鬱林萬安　銅鐵一十斤　利　錦三匹成都白鼓一
各五兩
十匹　褰　隔織一十八匹　泰一十匹　紬七十五
匹汝一十五匹賴棣保定　洋八匹
安肅陝威勝各一十匹保定　花紬一十匹郡綵
綾一十匹　梓　綜絲綾三十匹　杭三十匹　青三
絲紬二十匹　潍　綾一百四十五匹　攀定各一
十匹淄隨潤明秀江陵　花綾一十匹　充　白花
澧各一十匹綿五匹　蓬　雙絲綾一十

潍二十匹　綾二十匹　蓬　蓮綾一十匹　贍　越綾
二十匹　越　羅七十匹　眞定三十匹　定二十匹　開　花
匹潤彭各一十匹　蜀　單絲羅一十匹　蜀　紗
羅六匹　成都　春羅四匹　遂
四十匹　相盧常太平各一十匹　越　紬一百四十
花紗一十匹　越　輕容紗五匹　越　紬一百四十
五匹　洛二十匹　陳汝各一十五匹　大名　徐　潁
博雄永寧廣信陝懷安各一十匹　大名　達五
匹　花紬一十匹　大名　綿紬五十匹　簡二十匹　名
巴蓬患　隨渭嬴各三十匹　天冀德　灨　衡深　鷹
各五匹　絹六百七十匹　隨渭嬴各三十匹　天冀德灨衡深鷹
一十匹　陳二十匹　潁昌鄭灨康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鄆趙保順濮
安渭平定崇嵐寧化保德宿海泗滁盧濠無
爲臨江建昌若雲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

十匹廣安五匹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閩一匹梅五匹絲布二十匹甲果一十匹紵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陵楚和吉一十匹紵布一百六十匹興國南安榔江陵安貴各一十匹白岳歸漢綿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開五匹高紵布一十匹舒湖虔各二十匹鄂漸各一十五匹黃常睦宣歙袁道連各二十匹榮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潭各一十匹成都細紵二十匹揚斑布一十匹紫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潭各二十匹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匹蕉布一十五匹潮五匹紅花蕉布三十匹福建五十匹和各一十匹練七十匹閩泉一十匹紫茸毛氈一十五段廈保安五段毛氈一十段齊頼莫衛趙婺處閩梁山綿一千一百兩紵一段溫

泉興化各一百兩慶二十領豐一十領白韆三十領鎮戎二十領恩一十領紫茸韆四領慶韃韆一十領京兆三百十張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海三百十張鮫魚皮二十六張台漳潞一十張溫五張潮一張龜殼二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鼈皮一十張廣翡翠毛二十枚欽常三十領壇秦京兆鳳寧坊一十領龐蘇各二十領翔汾各一十領開封一十領頼昌一十領蔗庵二十領永靜靴鞋饒各一十領藤席一百領揚簟四十一領永靜靴鞋饒各一十領濃一領藤簟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棗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漆器五十事耀越各一十事石器二十事

登萊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藤器二十事倍十事藤箱一枚惠柳箱一十一十事實藤盤一面循一十事青銅鑑二十面揚火筋枚滄銅鑑一十面太原青銅鑑二十面揚火筋五十對邠剪刀五十枚邠筆一千管江寧五百管宣城四十枚號二十枚寧綿墨三百枚亮洛絳各一百枚雜色箋五百張成都蠟燭九百五十條鳳翔三百條汴二百條成鳳晉絳各一百條階花蠟燭一百五十條鄧縣脂一十斤與元縣子數珠一十串象池各一千張越歙眞溫各五百張斑竹一十枝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那一百斤斬五十斤金漆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鰾膠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漳惠各一十斤台廣各三斤潮一斤青朱砂四斤一兩流容各二十兩長一兩點一十兩雲母二十斤亮一十斤沂江一十斤鍾乳四斤八兩沂三十兩部連各一十斤房十兩芒消一十斤峽空青一十兩梓兩梓禹餘糧一十斤澤白石英一十二斤澤十斤梧紫石英二十斤沂亮一十斤白石脂一十斤蘇水銀三斤二兩長三十兩沅二十兩石膏二十斤汾磁石一十斤磁陽起石一十斤齊長理石五斤淄礬石一十斤原石鷰二百枚永白

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一十兩 太原澤瀉一
十斤 遠志一十兩 天門冬二十斤 栗一十斤 甘草二百
六十斤 環一百斤 德順五十斤 原蘭府白朮
各三十斤 帳各一十斤 太原各一十斤
一十兩 舒牛膝五十斤 蘆柴胡三十斤 火山
各二十斤 車前子一斗 開 乾山蕎一十五斤 明
辛一十斤 華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生石
斛四十斤 廬江各一十斤 光巴戟一十斤 劍
一十斤 寧苦參三十斤 秦黃連五十斤 宣三
處施各一十斤 茯苓六十斤 胃五十斤 保
安一十斤 防風七十
斤 絳三十斤 單一十斤 五味子五十斤 南
五斤 中

蛇床子二十五斤 單 一十五斤 蘇
峽 葛粉一十斤 信 梧蕖根一十斤 陝 當歸一
十斤 處 麻黃一十五斤 開封 一十五斤 鄭 一十斤 知母一
十斤 相 仙靈脾一十斤 沂 紫草五十斤 赤 芍
藥一十斤 藁本 高良薑一十五斤 欽 一十斤 名 沙
丹皮一十五斤 衡合五斤 宋崖五斤 牡 一十斤 零陵香三十斤 通
十斤 全 縮砂二斤 白藥子五斤 合 天雄一
十斤 龍大黃一百斤 鄜 蘼蕪子三升 當 連翹一
十斤 黃 續隨子三斤 井陵 荊芥一十斤 爭 羌活
一十斤 威 木藥子二百顆 施 一百顆 桂心 四
百顆 萬

十斤桂二十斤（谷二十斤）茯苓三十斤（沂兗各十斤）伏
五斤華酸棗仁三斗（京兆二斗開封一斗）黃蘗五斤（金
五加皮一十斤（峽杜仲五斤）金沈香一十斤
廣詹糖香二斤（廣檳榔二千顆）邊枳殼一十
枳實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巴
豆一斤（商一十斤）黎貫子木二斤（巢白
膠香五斤（金苦藥子三斤陵井）紅花五十斤（梁
柏子仁一十斤（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斤虢一十
斤）胡粉二十斤（檀一十斤）龍骨一十斤（河中麝
四斤一十二兩（金一十兩均延丹河通遠憲嵐
各一十兩）

各三兩（房折各二兩）牛黃九兩（密登萊各三兩）阿膠七斤一十
四兩（鄆六斤濟三十兩）鹿茸一對（成）羚羊角一十五
對（階一十對龍五對）犀角二株（衡一株邠一株）蜜三百四十
斤（河南路各一百斤鳳興各三十斤）白蜜三十斤
（虞各二十斤）蠟四百四十斤（延各一百斤京兆五
十斤慶鳳興各三十斤隰
石盧虞各二十
黔大寧各一十斤）牡蠣一十斤（萊）烏賊魚骨
五斤（明）覆盆二斤（隨）蕈豆一石（邠）粱米一石
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劍）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
十斤（南康一十斤）碧澗茶牙六百斤（江陵）龍鳳
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解）粟一萬

一千顆青棒實一石鳳凰翔集之備廣東巡撫
見

賓退錄卷第十 四月四日燈下校畢

提行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瘉無以自娛而心力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弗彊未敢覃思參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纍成此編袠閱逢涒灘之秋東儲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諡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

義云與昔續記

元統二年八月日重裝于

樂志齋吳下張雯